

近思錄

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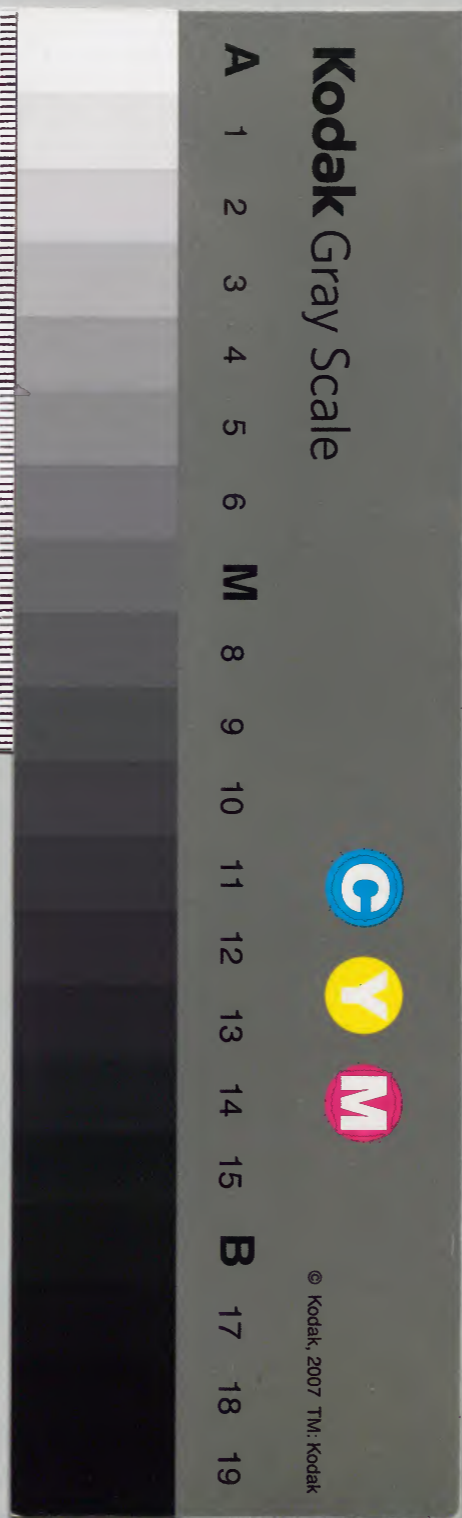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儒家類	函架	冊號
二	九	六	〇

漢書門			
類	號	函架	冊
〇	六	九	二

不許帶出

內閣文庫	
漢書	函架
〇	六
二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06
冊數	2 (2)
函號	298 160



近思錄卷之六

家道凡二十二條

伊川先生曰第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

職而學非為己之學也

解經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

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易傳

同下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

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

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

淺草文庫

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
順相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
之君義亦相近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
有悔然在巽體不爲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
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
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
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
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
怨而不服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
人以嫫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及常久
之道也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
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遺書下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
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灑掃應對與盡姓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不起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一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

是也又問孔子以公治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
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治長何也曰此亦以
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
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
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已
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
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
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
爲况聖人乎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

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
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
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
亦不可不知醫外書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
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
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乳食三
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

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先公太申諱琦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

察其飢飽寒煖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入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

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卽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頗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在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各則喜而爲之具夫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

復出房閣旣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

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

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行狀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

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橫渠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

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語錄近思錄卷之六終

近思錄卷之七

出處凡三十九條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易傳下同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

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
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無咎元謂有君
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
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無咎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傳曰夫人不能自
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
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
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
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若欲貴之
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
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
道而身亨乃道否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
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
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
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
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

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遜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

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

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無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驟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

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獲於窮危所守云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井之九三潔治而不見食乃大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

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弊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

乃革之也如二之本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無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
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
拯有富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
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
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

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
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
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
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
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
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
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遺書下同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入謀之後却

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
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
也

○門人有居大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
蔡人勸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
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
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
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
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
心而後可語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
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
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
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
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
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
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
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
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
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

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損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

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問那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狠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妍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媪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

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先生不請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

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曆又不爲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

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
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
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
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
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
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
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
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
脩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
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
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
也只是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
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
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此必
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外書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等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文集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子說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近思錄卷之七終

近思錄卷之八

治體凡二十五條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子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

則誠焉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

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

則萬世幸甚文集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筭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

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然不歸為公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
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
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
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
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
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顯明
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
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
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
知爲之者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夫率
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
其木力乃顯其比若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
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脩
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
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
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
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
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

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
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
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
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秦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
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
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
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
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逆患已生矣
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

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
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
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
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
之用乃聖賢之為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
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
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
瞻仰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

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豕雖存而剛躁自止

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

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
矣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
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曰
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
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
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
復之義也有攸徃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
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
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

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
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
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允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
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
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
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
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斃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
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

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偕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

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一端而已齊本而言亦本而言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禮書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

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本而舉之子曰舉爾
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
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
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世以並出天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
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
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世以並出天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
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
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
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
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
舉世以並出天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
讓而爭自息外書下同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行
周官之法度世以並出天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
人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

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矢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正蒙下同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耶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巽

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

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外之州州賓興於大學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

治道者

文集下同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

八曰四民九曰山澤

○修虞衡之職

十曰分數

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

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

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今既不設保傳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

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
諫止必令遺書云某嘗進說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宮人之時少所以涵
養氣質薰陶德性蓋無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
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
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
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
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
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
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徃
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
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
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
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察
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蓋朝
廷按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
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
也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

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

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

附錄

○華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摠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

易傳

○古者成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

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
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
疆圉乃今之防秋也經說其詳不效慘酷其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

○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王莽天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
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
者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
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
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一年有一年工夫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
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
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
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
葺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
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
相通骨肉日踈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獾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脩六禮大略家必有廟
○庶人立影堂
廟必有主
高祖以上卽當祧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
大不便
月朔必薦新
薦後方食

時祭用仲月
不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
冬至祭始祖
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
立春祭先祖
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
季秋祭禴
季秋成物之時也

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

文集

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遺書下同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

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陳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守侯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史事操決文法簿書又

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附錄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外書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其術見三王方策曆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

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

此當念其散之之久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

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
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
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
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
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
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
里立歛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敦
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
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

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
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
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狀行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
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
雖似相踈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
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
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
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
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

而當之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

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

平語錄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此言其言而曰國之難也

○此言其言而曰國之難也

○此言其言而曰國之難也

近思錄卷之九終

近思錄卷之九終

其志政事凡六十四條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

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

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

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

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才前然後善其辭

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文集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曰觀公之意專以畏亂

為主頓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

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所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立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近惟當以誠意感動覲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眾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於法眾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蓋

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易傳下同

○師之九二為師之主將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

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首
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曰
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
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
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
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
因其所明者也故評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温
厚明辨者其說多行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爲教
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
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
謂成德達才是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
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
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
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
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
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
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

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無咎象曰元吉無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

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無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

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
過恭過哀過儉太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爲順乎
宜也能順乎宜以所大吉
○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
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
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
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兀兀經說
○揀察求訪使臣之大務其說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
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
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
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遺書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
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
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
也須開口
如荊軻於樊於期

須是聽其言也厲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意誠之交通在於未

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克勤小物最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凡爲人言者聖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今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

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
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
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
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伊州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
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
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
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
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
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
人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
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
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
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
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

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
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
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
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
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
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
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
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
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
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
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
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
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
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
是無時
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
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旣如此頓雖
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

何害先生終不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史人押申轉運司狀頤不曾發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劄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住不得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

外書下同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

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

常曰顧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

長處

○劉安禮云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

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

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

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為之魏屈附錄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輒具

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

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

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入文集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

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

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

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

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

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驥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始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閣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

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語錄

近思錄卷之十終

近思錄卷之十 天然與學入之辨 蓋未達也

教學凡二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
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
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
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
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通書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
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
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

此頁文字極其模糊，似有重影或為另一版本之文字，難以辨認。

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多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亮不可得也

集文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易傳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

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處常行不困於澗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不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經說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徒廢時日於

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遺書下同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

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今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

反將理低看了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

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

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

教以遠大也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肯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任申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

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

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
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
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
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
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
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
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初
學者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
好問之心也

○橫渠先生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
也愛道之極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
弘教無從成矣正蒙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
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
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
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
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教直若庖丁之解牛皆
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
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爲

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不則其本亦曰誠率而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

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益稍不敬事便不

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以不怒人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問也唯大

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

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

歸之正豈小補哉橫渠孟子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三終辨前多疑以明理才之生

近思錄卷之十二山陰人問善之道與其

警戒凡三十三條其辭大不究其辭也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

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

也噫通書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剛福祿日臻德踰於

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

敗者易傳下同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

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

之速不俟終日故真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
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
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也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
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
則蒙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
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
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

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

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

也

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

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止九有六三之正應實

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

而後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

常孤獨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真吝傳曰小人

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進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黨之問而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而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撻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扭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
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
者所能乎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
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強弗戾
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
功卒不可成也經說下同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
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回不善學問驕人害
亦不細遺書下同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
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
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者他莊子言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
閱時心必喜旣喜則如種下種子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雖公夫小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做官奪人志氣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

醒也莫不愧耻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

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

○孟子言及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

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

欲違一生如此橫渠孟三卷之第...

○...

近思錄卷之十一終

近思錄卷之十三

異端凡十四條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

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

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

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

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遺書 下同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

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
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
及同出於儒者其未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
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
至於是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
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
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
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

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
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
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
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
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
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
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
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

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

以上明道語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旣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

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

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版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

上者與聖人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日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跡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

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書外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

地日月為幻忘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

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
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深圖
極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
道可乎

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
陰陽體之無二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
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
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
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

真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
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
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
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
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諛淫邪道
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
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
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五運其時與之難長非特於夫知不與之
自來體立不歸離一自計亦入於人之本所以
之精氣然道與一出使體凡之門皆全正百道
斷以則其孤不難學以餘其樂自古始新派
以以不則餘浪以感發以以通異言諸君之
子志古情不與事其文此人命以以不察
而味好未精望必必以指不為來其激本以
其然好調因情望必必以指不為來其激本以

近思錄卷之十四孟子曰幾于息矣直何嘗息

○辨聖賢堯正生六條外餘百千與之曰堯聖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

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

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

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

之皆是聖人遺書下同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

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

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
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
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
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
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
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
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更無對以至此友助以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
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

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

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

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

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

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踏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爲政精密

嚴恕務盡道理

通書附錄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

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
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
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
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
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
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
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
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
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
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
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
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
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
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
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
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
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
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
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
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

誕歟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
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
是皆正路之蓊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
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
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
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
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
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
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
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有犬而卒無得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
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
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
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有退而
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
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
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
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
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
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

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
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附錄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

與自家意思一般遺書下同

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

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

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

○候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于汝歸謂公曰堯

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揚初見伊州伊川

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

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

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

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其詳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

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

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
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
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
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
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
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
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善成
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
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
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
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
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
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
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
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
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
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
徒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

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三
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
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
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
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
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
嘗謂門人曰吾學已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
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
豫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成貌嚴然與人居
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未
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
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
毫及之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
聖人

語錄

近思錄卷之十四終

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及復優柔厭飲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十二卷分十四卷蓋以學

近思錄後序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外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鶩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

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其公處休而得望而已至公猶未泯
其公處休而得望而已至公猶未泯
其公處休而得望而已至公猶未泯
其公處休而得望而已至公猶未泯
其公處休而得望而已至公猶未泯
其公處休而得望而已至公猶未泯
其公處休而得望而已至公猶未泯
其公處休而得望而已至公猶未泯
其公處休而得望而已至公猶未泯
其公處休而得望而已至公猶未泯

活版近思錄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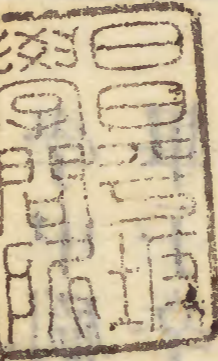
學中刷印近思錄其議起于己丑之夏其工
畢于辛卯之春其意專在奉

公家教育之意指引學徒而趨於正路也夫
此書之爲聖學之階梯大道之標表也固矣
然苟學徒立志之不實致力之不勤唯驚於
空文而踈於實踐則所謂買櫝選珠之蔽學
者之大病也嗟乎吾
藩學校之盛近古所未曾有其設教亦不求
日用彝倫之外要在使人成德達材各盡其

器用而已為生徒者日夜孜孜勉學蘊而德行行而事業以供而未曾其端亦不其國家之用則是吾之所以望于學徒而讀此書者所不可不知也

天保二年三月甲子山内俊温題

此特之款望也之謂也



取之春其意專亦未



嘉應王印

